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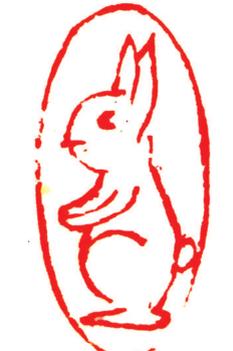
### 吉兔贺春



何积石



吴友琳



阮雅军



徐兵



夏宇



谢远明



黄建琦



金韦



罗刚

在唐伯虎集子中翻到两首除夕的诗,一首是:“紫烟塞屋罐鸣汤,两岁平分此夜长。鬓影鬅鬃灯在壁,壮图牢落酒浇肠。命临磨蝎穷难送,饭有溪鱼老不妨。扫地明朝拜新岁,吴趋且逐绮罗行。”其中一句“饭有溪鱼老不妨”真是动人。那时的溪鱼常见,山中老叟扛一支钓竿,在溪边坐上半天,应该能钓得不少。现在溪鱼珍贵了。在杭城找一间开化菜馆或衢州菜馆,点一道红烧溪鱼,往往所费在百八十元。溪鱼的确是比大鱼鲜美,无可争议。

唐寅另一首除夕诗,“柴米油盐酱醋茶,殷殷都在别人家。岁暮清闲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这又令人欢喜。想到半个月前,我曾到黄岩访委羽山,与章云龙老师一起到大有官闲看喝茶。委羽山永明子道长仙风道骨,与我一同饮茶谈天。大有官清静。后面有一间屋子,用作书画室,见章容明老师画梅花。

文徵明和唐寅同为“明四家”,又同年出生,虽是至交,性情却大不同。体现在画里,唐寅的画有酒气,文徵明的画有茶气。

酒气不等同于浊气,而是一种风流、随性的泥沙俱下。比如《陶穀赠词图》,花草葳蕤、红烛高照,歌女秦弱兰绣袍罗巾、怀抱琵琶,对面的陶穀已经中了韩熙载设下的美人计,神态微醺。又想起《秋风纨扇图》,仕女手执纨扇,侧身在秋风里幽怨怅惘。总之,唐寅笔下人物常有不平的情绪。令人想起他晚年的桃花诗: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当酒钱……

相形之下,文徵明的画,情绪比较淡。他的画,清正风雅,气息内敛,有微微的苦,又有淡淡的恬静,如茶香。也许是文徵明不近女色的缘故,即便是《湘君湘夫人图》,着粉色裙带的娥皇、女英两位女神,也没有脂粉气。文徵明画中茶气不是凭空而来。他痴迷喝茶。略略回溯绘画史,唐人茶画未见过,南宋刘松年有《撵茶图》,元代赵孟

頫有《斗茶图》,钱选有《卢全烹茶图》《品茶图》,重点都在讲故事。再看文徵明的《品茶图》,画的是一种心境。山居草堂,品茶会友。高士与朋友品茶,一派闲态。那种闲,不是散漫,却是颇为严肃的。他们应该都是懂茶人,此刻品茶的,或许是阳羨茶。文徵明最爱阳羨茶,曾作诗:“苍苔绿树野人家,手卷炉薰意自嘉。莫道客来无供设,一杯阳羨雨前茶。”品茶,闲谈。交谈的内容,免不了关于茶事。“茶”字大有来头,上为“草”,下为“木”,中为“人”,即以草木为邻,与万物共生。关于茶的话题很多,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系统总结:“侧室一斗、相傍书斋,内设茶灶一,茶盞六,茶注二,余一以注熟水。茶臼一,拂刷、净布各一,炭箱一,火钳一,火箸一,火扇一,火斗一,可烧香饼。茶盘一,茶囊二。当教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光茶具就有这么多话题。此外,可以再谈谈诗文、绘画造园等,灵感激荡,不亦说乎。时局的相对稳定、苏

要不是朋友的提醒,真的几乎要忘记岁朝清供这件事了。说是事,亦非事,不过买点往年习惯之物在香插前放几个,看看罢了。清供,也是过年之文化传统。虽说“供”,却是“清”,当然颇有几分清雅闲趣,不在于过度关注,不过截一段跨岁的意思养养眼暖暖心。往年总要买几只佛手的,今年年底年初的其实买了不少东西,东市买退烧药,西市找咳嗽药,南市北市的下单维生素和氧饱和仪,还要西药中药都配齐……清供的意思好像藏在某个角落,似乎晓得这个年关也许没那么闲适。

只是,能忘,能忘?古人是有岁末清供传统的,一盆水仙,一株天竹,几个佛手,干干净净的,终不沾边吃喝了,也不必用把玩一词,究竟是寒冬岁暖。中国画中,岁末清供图向来是一种题材。梅花水仙天竹各种吧。佛手因形意皆佳常常入画。随手看一看,清光绪的《岁朝清供图》,近现代居廉的《岁朝清供图》,吴藕汀之《大寒清供图》,到陈师曾的《佛手图》,

黄岩还有一口古井“梅花井”,为南宋淳祐年间黄岩南门郑氏所筑。八百年前,方山南麓一带的百姓喜植梅树,方山南麓至十里铺,古道两边梅花盛开,俗称十里梅林,无数名人雅士曾行经此古道。宋宣和年间,知县王然在此建造“梅花亭”,南宋的状元王十朋写有《梅花亭》一诗。此“梅花井”,是黄岩古名井之一,至今井水清冽,四时不涸。

友人王祥夫小说写得更好,梅花更是画得好。他说古人品花,梅为第一品。有一段时间,我见他天天都画一树梅花。有时一枝,有时两枝。天天画,可见他独爱梅花。真梅花痴也。祥夫认为梅花应该小,瘦瘦的小家,可见风致。他常见的画家画大幅红梅,千朵万朵拥挤在一起像是着了火,是不得梅花之真趣!他对梅花的看法,我自然赞同。我写过一篇文章,《陪花再坐一会儿》,祥夫则说他要“陪梅花再坐一会儿”,

且只希望一株,最多两株,就那么静气地开着,他就那么静气地坐着。陪梅花坐那么一会儿,坐着坐着,就到除夕了。过年时,从山上扛一枝梅花回来,插在瓦罐里。汪曾祺文章里也写过,“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如果自己不能画,画一枝梅花来过年当是最好不过。唐伯虎也喜欢画梅花,他说:“对酒不妨还弄墨,一枝清影写横斜。”画完梅花,唐伯虎的年夜饭里一定有一碗溪鱼的。有溪鱼,有梅花,一年一年过去又有何妨。

州经济的繁荣,滋养了儒雅的文人。文氏后人文震亨著有《长物志》,给儒雅一词作了权威注解:“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论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看起来像是繁文缛节,却是靠了闲情和逸致来滋养的。

回到画作。青绿山水的画法,传递文徵明色墨并重的创作理念。自

陆羽以来,一路进化发展,品茶渐成一种仪式、一种交友方式。不同于听琴,它对“知音”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又不同于雅集的气氛热烈。用青绿山水画法表现品茶情境,不似纯水墨画的高清,又保持纯正的文人品格,与俗情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或许是某种影射——出世乎?人世乎?文徵明和同时代文人,选

方便。曾经也画过佛手图,觉得若写意些倒还好画,若以写实笔法,佛手的那种且油润且清新还得要一点清脱感的色调质感其实并不容易传达。所以,仿佛一枚长相虽别致但不算特别的果子,其实有着它某种本质的丰蕴的。清而供之,倒是恰当,不过分,不亵渎,淡淡而观,最是情。

### 能忘,能忘,此一缕清芬寂然

龚静

佛手的橙黄色既是冬日暖意,也予人一种静默中流逝的时间感,西北风呼啸或冬日暖阳下,岁末转而春节转而立春……佛手的橙黄无声渐变,到了柳树开枝,地暖风薰之时,一个饱满的黄澄澄的佛手,皱缩成小小一握焦茶色,万物润泽起来,它却枯萎着枯寂着,却又拥有了纯粹的意象化的美感。像贾科梅蒂的雕塑,以一种灵魂的方式行走留驻于时空。佛手,此时不仅是清供之物,不是一个物质形态的佛手,而近乎



兔肖形印 (篆刻) 韩天衡

且只希望一株,最多两株,就那么静气地开着,他就那么静气地坐着。

陪梅花坐那么一会儿,坐着坐着,就到除夕了。过年时,从山上扛一枝梅花回来,插在瓦罐里。汪曾祺文章里也写过,“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如果自己不能画,画一枝梅花来过年当是最好不过。唐伯虎也喜欢画梅花,他说:“对酒不妨还弄墨,一枝清影写横斜。”画完梅花,唐伯虎的年夜饭里一定有一碗溪鱼的。有溪鱼,有梅花,一年一年过去又有何妨。



吉地祥光盈户牖,和天丽色听瑶琴 (书法) 刘一闻

吾乡有鱼,曰:汪子、汪丫。听竹峰兄说,此鱼又名“昂刺”。此名号,颇似带刀行走的刺客一般凄风爽利。其实,它还有个名字叫“鳊丫”。

古人常把喜爱之物人格化。“鳊丫”一名,好比是邻家丫头的名字。

鄙人小时候是怕鳊丫的,一次在村前小溪游泳,因不知鱼的种类,逢鱼便抓,不想抓到是这厮,扎到手鲜血直流,痒痛难耐。

初始,并不喜鳊丫的口感,总觉得有土腥气。估计是鳊丫生长水域的深浅关系,或许是它外皮的那层黏液所致。后来醒悟,旧时乡下人家,哪里有佐料可言,烹饪没有佐料,谈何美味?料足了,方法得当,鳊丫的滋味确是鲜美的。

鳊丫可红烧,可谓“烹小鲜”。鱼抓上来,剖腹洗净,黄酒、葱、姜、蒜末腌上,半个时辰后,上油锅来煎,煎至两面微微焦,加少量的汤来煮,而后放入酱油,少许生抽。做鳊丫,须撒些许胡椒粉,可避腥增香。

亦可焦炸。炸鱼,油温稍高,尤其是鳊丫,肉嫩,油沸三滚儿即出,撒上孜然和大颗粒的辣椒面,炒熟的芝麻,滋味独具,焦酥可口。

鄙人不是美食家,上述烹饪之法,是跟岳母大人学的。女儿两三岁时,寄居在岳母家,岳母大人喜从菜市上买来鳊丫,周身泛着金光。岳母念叨着,这样新鲜的鱼才可以给小娃吃。给小娃烧鳊丫,原因很简单,鳊丫仅有独刺,没有乱刺,且肉质细嫩,口中扁扁即可咽下,不锁喉,不噎人,尤其适合小娃来吃。烧熟的鳊丫,用筷子从其背部一掀,一整块一整块的嫩肉就下来了,用手指肚稍稍掐一下,确认无刺,即可喂食小娃。

吃鳊丫,基本上不考验技术,鳊丫吃毕,会在盘子里留下一根完整的鱼骨,一根主骨,些许枝骨,纤毫毕现,若非蛮力,鳊丫的骨架势必完整的。当然,若是缺了哪一段,这鳊丫恰巧是喂了小娃,是吓人的,唯恐卡住了喉咙。

春三月,春水微澜,鳊丫多饱鼓鼓的,肚脯隆起,这是受孕了。此时,满腹的鱼籽,让人不忍食。

鳊丫其实还有个名字,曰:黄颡。此名甚雅,不知怎的,让人想起春申君黄歇。黄歇逞才善辩,多显口舌之快,在政见上与人交恶,常惹人妒。那个时代有滔天之乱,黄歇在奔丧时遭暗算死于非命。一代名士陨落,只因他成了那个时代,那片时光水域的一根昂刺。昂刺昂刺,昂扬有刺,至今黄歇曾掌握的淮河以北十二县方言,在形容一个人特别优秀时,还会夸赞:你刺得很呐。再看黄颡,通身扎手,人一猛子扎在湖中,有可能会因踩冰而被黄颡扎到,当然怨不着黄颡,因其名,凭其形,源其性,它亦成了游泳者心中的一根刺。

黄颡喜群居,这点,与黄歇不同,黄歇自然是特立独行的。

无论是水中,还是在盘中,鳊丫因其个头等原因,都是以群像出现的,可谓一个矩阵。鄙人尤喜看到一个月牙盘中,装着横竖七八条鳊丫,就那样胡乱摆着。饕客们举箸夹起一条在空碗中,啧啧而食。

鳊丫也是讲究技

择了中庸的都市隐逸。从这一点看,《品茶图》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和谐。

最美妙处,左下角小桥上,有红衣友人正赶来。文徵明重交友,将“赴友人之约”的欣喜定格为一种永恒。画上题诗:“碧山深处绝尘埃,面面轩窗对水开。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这样的瞬间,要多美有多美!

巧的,不宜太过用力,太用力则鱼断,筷子也要斜着举,虎口适当把筷子的幅度拉开一些,看着那煮熟了亦颇有弹性的鳊丫颤巍巍地“汪居”到碗中,而后餐桌上浮起关于味道一阵赞叹。

于那种意象的佛手了,时间的,清寂的,无为而自在的存在。

冰箱里还存着两瓶去年11月下旬潮汕之旅带回的香樟膏,即以佛手为主熬制的潮汕特产,从年轻导游那里买的,是当地文旅局评选出的一个品牌,导游先带来给旅友试喝,已然不那么清甜,倒是浓郁,比之桂花酱之类的江南之食口味重了点,不过也润口泽咽,就下了单,也算带回那片土地特有的浓郁潮湿之气。佛手,添以甘草等物熬成亮泽如墨的膏体,好比重重熔炼,虽不再那么清雅淡然,亦以另一种面目惠泽人间。

这么说来,说佛手禅意也好,空灵也罢,也不免沾染了体物者的一厢情愿。佛手,就是佛手的本来,观之,闻之,食之,美之;之饱满,之干枯,就好比行人如你我之于人间逆旅,佛手乃天然

的清芬寂然。

并不清冷的蜡梅。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吴南瑶

新年的清供

并不清冷的蜡梅。请看明日本栏。

并不清冷的蜡梅。请看明日本栏。

并不清冷的蜡梅。请看明日本栏。

并不清冷的蜡梅。请看明日本栏。

并不清冷的蜡梅。请看明日本栏。

并不清冷的蜡梅。请看明日本栏。

并不清冷的蜡梅。请看明日本栏。

### 鳊丫帖

李丹崖



李丹崖

### 十日谈

新年的清供

并不清冷的蜡梅。请看明日本栏。